

女 王 越 獄 記

英國司各特著 魏金枝譯

The
Abbot



鳳凰出版傳媒集團
譯林出版社





女王越狱记

The Abbot

Sir Walter Scott
[英国]司各特 著
魏培经 译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译林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女王越狱记／(英)司各特(Scott, S. W.)著；魏培经译.
—南京：译林出版社，2006.1
(译林经典)
书名原文：The Abbot
ISBN 7-80657-928-1

I. 女... II. ①司... ②魏... III. 长篇小说-英国-近代
IV. I561.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064146 号

书 名 女王越狱记
作 者 [英国]司各特
译 者 魏培经
责任编辑 王延庆
原文出版 London: J. M. Dent & Sons, 1931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译林出版社(南京湖南路 47 号 210009)
电子信箱 yilin@yilin.com
网 址 <http://www.yilin.com>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pm.cn>
印 刷 南京新洲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 张 14.375
插 页 4
字 数 340 千
版 次 2006 年 1 月第 1 版 200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80657-928-1/I·665
定 价 (精装本)22.50 元
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汉译小序

《女王越狱记》是一部历史小说，又是一部浪漫派的爱情历险小说。它是十八、十九世纪间苏格兰著名小说家司各特(Sir Walter Scott, 1771—1832) 历史小说集中的名著。原书出版于 1820 年，书名 *The Abbot* (《修道院院长》)，现译本改名为《女王越狱记》。

这部小说的历史部分和爱情部分有机地紧密联系，不可分开。有关历史由以才色驰名而富有浪漫色彩的苏格兰信奉天主教的女王玛丽·斯图尔特(1542.12—1587.2.8)为轴心的一群人物敷演。玛丽·斯图尔特与当时苏格兰的摄政王默里原为同父异母兄妹，同为苏格兰王詹姆斯五世的子女，默里为国王的情妇所生。默里凭借新教势力立为摄政王，废黜玛丽女王并加以囚禁。同时天主教徒力图复辟，经过两次惊险尝试，女王的逃亡是成功了，但中途又发生两军混战，女王兵败，不得已投奔英格兰，终于造成死于英女王伊丽莎白一世之手的悲惨局面。

女王玛丽在苏格兰劳舒利芬堡中的囚禁生活，历史学家记载平淡无彩，而本书作者贡献之一则在于他能在历史素材的基础上予以艺术的加工，用极巧妙的文笔把这些史实描写得十分生动而富于诗意和浪漫的色彩，发人深思，令人同情。例如，关于女王被迫让位于仅仅一岁的孩子，承认摄政王篡权的既成事实这一场面就写得非常冷酷骇人。女王越狱之夜也写得十分紧张，扣人心弦。另外本书描写修道士安布罗修斯就修道院院长一职时的庄严悲壮

局面和新教平民所扮演的讽刺教会闹剧的嚣张衰渎所形成的对比,也刻画得淋漓尽致,使人读了又是肃然又是好笑。其次,如女王和监视她的劳舒利芬夫人间的唇枪舌剑以及她和新教牧师间的信仰辩论也写得有声有色,使人对双方的是非长短有所评比。总之,在描写女王遭遇方面,作者文笔是既优美又紧凑,有咄咄逼人之势,引人入胜之功。

但贯穿着整个故事进程的还有一对青年男女的恋爱浪漫史。这就使得这部历史小说平添了色彩,宛如绿茵平野点缀上花木果树,蔚蓝天空辉耀着朝霞夕照,整个故事变得风光旖旎,诗意葱茏,使读者心醉神迷,情怀激荡。男主角罗兰·格雷姆,女主角凯瑟琳·赛敦,两人都出身于天主教家庭,都因时势而相怜相爱。罗兰原是贵族遗裔,但父死沙场,母又自戕,沦为一个身世不明的青年,靠笃信天主教的祖母抚养。但命运又安排他落在一对新教徒格伦丁宁爵士夫妇的手里。由于爵士夫人无子又极爱孩子,罗兰乃得夫人特别优容,养成狂妄自大,不甘伍同仆辈的习气,以致十七岁那年为主母所斥逐,但不到两日又被主人收回转送给摄政王默里驱使,继又被摄政王安置于女王身旁,名为侍僮,实为摄政王所布置的暗探。故事由他说起,也说到他为止,所以他是本书全部故事的唯一见证人。他目击了天主教堂惨遭浩劫的遗址、新教徒所演的渎神哑戏实况,也看到女王秘书紫里奥惨死、女王第二位丈夫达恩利惨遭暗杀的现场,还曾耳闻阿维诺尔主人格伦丁宁爵士晋升的隐情。此外,他还无意中窃听到摄政王的有关国事的机密,一时自鸣得意,想入非非,不知祸之将至,以致终于陷入囚禁中。但他却也因此学到了待人处世的道理,后来回到阿维诺尔城堡,成为谦虚知礼的新人。

女主角凯瑟琳·赛敦与其兄弟亨利孪生,也是原苏格兰封建名门的女儿。维护天主教和营谋女王复辟这一事业把她和罗兰撮合在一起了。亨利和凯瑟琳面貌酷肖,也从事同一事业的秘密活动,

不明底细的罗兰误以为凯瑟琳行踪飘忽,神出鬼没,态度忽而刚强暴烈,忽而又柔情脉脉,莫名所以,因而误会频生,忧愁欢洽变幻莫测,也使读者如堕入五里雾中。这也充分表现了作者文学手法的高明,确是一部极具魅力的作品,使人读之不忍释手,还可增加多方面的见识。

全书的结局就女王逃监及复辟而言是悲惨的、失败的,所以是一部悲剧。她的悄悄离国,安布罗修斯对她所作的不良警告和她日后死于断头台上,都给人们以没落之感。但就罗兰和凯瑟琳的爱情而言,其结局则是喜剧的、美满的。他俩经过十分曲折而又艰险的经历,终于成为眷属。罗兰的家世得到澄清,继承了其父的爵位,他改信了新教,也得到凯瑟琳的体谅。但他们的结合却是得力于为恢复女王王位和为复兴天主教而致力的共同事业。所以说全书有悲剧的一面,也有喜剧的一面,两者是密切结合在一起的,这也可以想见作者的匠心。总之,它是一部具有历史价值和文学价值的名著,对于开拓文学的范畴,窥见外国著名艺术作品的堂奥,均有作用,爰为译出。

魏培经

第 一 章

她深居简出，纺车嗡嗡响。

加韦因·道格拉斯

日月悄悄地在我们头上移动，使得习尚、风度和品质有如面貌一样，起同样渐进的变化。每五年一度的变革使我们发现自己变成另外一个人，而其实还是依然故我——观察不同，见地也就不同；动机变了，行为也同样改变。前一书^①讲的主人翁哈尔伯特·格伦丁宁和他的夫人跟现在要开始讲的故事，时间上又已滑过了将近十年。

他们的结合，只因两种情况使他们感到苦恼，否则的话，他们相亲相爱是够幸福的了。第一种，其实就是苏格兰的普遍灾难，不幸的国家一片纷乱局面，左邻右舍彼此以刀枪相见。格伦丁宁所表现的，不曾亏负默里所望，他是个可靠的朋友，骁勇善战，胸有韬略，只因感恩报德才投身于默里。当时若按他自己无私的意愿，本来是要保持中立，或者加入反对派的。因此在危险当头，而且总是在危险逼近的时候，这个现已擢升爵士的哈尔伯特·格伦丁宁老爷常常被他的恩人召去随从远征，或是从事冒险事业，以及为文野参半的廷臣犹疑莫决的计划献策。这样，他就时常离开他的城堡，离开他的夫人，每次都是长期的睽别；尤其抱恨的是他俩的结合没有

① 指司各特历史小说集中的另一部作品《修道院》。

生育孩子的福分,使得这位阿维诺尔夫人芳心无所寄托,与丈夫的团聚又被如此剥夺了。

在这样情形之下,她几乎与世隔绝,茕茕独处于她袭自她父亲的邸第之中。除非重大节日,她不跟邻里往来,而且这往来又只限于她的近亲。阿维诺尔夫人的近亲也都不在世了,而附近的男爵夫人们与其说喜欢把她看做是阿维诺尔家族的女后嗣,倒不如说更喜欢把她看做是一个农民的妻子,这个农民是一个教会用人的孩子,由于默里随心所欲的提拔,一时飞黄腾达起来了。

家世的光荣感一向蟠伏于古代士绅的脑海里,这在他们的夫人间表现得尤其明显,而且这也使得当年政敌之间感到不小的为难,因为英格兰的宗教首领多数是女王权门的友好,非常猜忌默里的权势。有了这许多原因,所以阿维诺尔城堡就成为夫人的一个人们所不能想象的令人忧郁而孤独寂寞的住处了。尽管如此,这个城堡仍具有十分安全的重要特点。读者已经注意到,堡垒是建立于一个小湖中的岛屿上,只有一条堤道可通,堤道有两道小沟横断其间,由两座吊桥守卫,这在当时,除用炮轰,可以看做是一座不拔之城。所以,它所需要的只是防备偷袭,城堡内有六个勇士就可以守住了。如果危险的威胁加大了,则由一个小村庄男丁组成的驻军也足资应付。小村庄位于湖与山之间,靠近堤道与湖岸衔接处的一小块平地上,是在哈尔伯特·格伦丁宁主持下创建起来的。阿维诺尔城堡主人发现招集村上居民并非难事,因为他不但是一个仁厚和蔼的封建大地主,就是以他的作战经验、智慧、正直的性格和得宠于大权在握的默里伯爵而言,都满有资格给托庇于他麾下的人以保护与防卫。因此,不管离城堡多久,他估计一旦有事,三十个精壮小伙子是村里立时可办事之人,用以防守更是绰绰有余的,因而心中泰然;村民的家属在有事之秋总是驱赶牛羊躲到山沟里僻静去处,撇下他们的破烂房子听凭敌人为所欲为。

只有一个客人大部分时间住在阿维诺尔城堡,如果不是经常

住的话。这个人是亨利·沃登,他觉得自己不太能经受得起施加于改革派牧师身上的暴风雨似的繁重任务;而且由于他的狂热得罪了许多显贵和家族领袖,觉得自己除非住入某一个可靠朋友的大厅总感到不够安全。但是,他过去曾经用舌头热诚地宣传他的改革事业,而且曾经因弥撒的献祭问题,跟原是肯纳初黑尔修道院副院长的尤斯塔歇斯院长有过愤激而恶毒的争论,现在他仍将继续以他的笔头同样热诚地宣传他的事业。双方你答我复,二复,三复,四复,一来一往,愈演愈烈,而且好像这是论争常态似的,把论点发挥得像发挥基督教的仁慈那样地狂热。争论很快就变得跟约翰·诺克斯与喀罗斯拉居尔修道院院长之间的争论一样地有了名气了,双方一火起来几乎是一样地凶猛,而据我所知,争论所引发而来的出版物,在书目学家眼中可能也是一样地名贵。^①然而他那职业使其全神贯注不及旁骛的性质使这位神学家无法成为一个寂寞女性顶感兴趣的伙伴,而他的严肃、冷酷、兢兢业业不及旁骛的态度,除了宗教,对任何事物都不感兴趣,也使得他的存在增加而不是减少了笼罩于阿维诺尔城头的暗淡气氛。夫人的日常生活主要是监督众多女用人的工作,其余时间则是纺织,读《圣经》,到雉堞上、堤道上,也极偶然地到湖滨去散散步。如果她要到村子外面去溜达的话,那这是危险多事之秋,哨楼上的守卒就得加强向各方的探望,同时四五个人要做好跨马准备,一有风吹草动,马上出击。

城堡的情形就是这样。有一次阿维诺尔爵士——这是大家常用于哈尔伯特·格伦丁宁的称呼——已经出外几个星期,家里天天期待着他回来,但一天又一天都无音讯。看来爵士必然示意过秘书写信了,但是,那些日子信都不好写。此外,一切接触都不妥当,

^① 这位苏格兰改革者跟喀罗斯拉居尔的修道院院长昆廷·肯尼迪争论的宗教小册子在苏格兰书目学中列为最早见本。参看 M'Gie 的 *Life of Knox*。(原注)

都不安全,没有人愿意在人前暗示行踪和行期,因为,如果把去向让大家知道了,则在路上碰见的往往是敌人而不是朋友。所以哈尔伯特阁下的归期不好确定,可是他的夫人凝神悬想中的归期早已过去,而今望眼欲穿,叫她满怀惆怅。

这是一个闷热的夏日傍晚,太阳在遥远的列德斯德里西山衔山欲下,夫人独自在一长列房屋的雉堞上踱步。这里是城堡的正面,平坦的屋顶铺着石板,成为一个宽广而恰当的散步场所。湖面,除了一只野鸭,或是大鸬,偶尔落空下潜泛起波澜,镀上落日余晖,倒映着掩藏在湖心的诸小山,真像一面黄金镜子里的景致。景物如此,本是凄凉动人,赖有飘入夫人耳中的村里孩子们的柔和语音,才偶尔赋予了生气。牛羊放牧了一整天,现在由牧童从山谷赶回,安置在村庄附近,以便安全过夜。母牛低沉的叫声似乎是招呼姑娘们来挤奶,姑娘们各顶一只奶桶,快乐而大声地唱着歌,慢步向前去干她们的工作。阿维诺尔夫人看着、听着,记起了往昔的日子,那时她最重要的工作、最大的乐趣便是帮助格伦丁宁老太太和蒂卜·塔格特在格伦蒂尔格挤牛奶。想到这,她满心悲凉。

“为什么我不是个农民女孩子啊!”她说,“在大家眼中,我似乎就是!哈尔伯特和我那时都在他的故乡幽谷中过着悠然自得的岁月,既无恐惧,也不受雄心勃勃的幽灵侵扰。那时他的最大光荣是在哈列唐姆展出他最优良的牛种;他的最大危险是从边境上打退攫取牛羊的人;把我们隔得最远的时候是追赶远离洞穴的鹿。但是,哎呀!哈尔伯特为着声名,为着地位,血是白流了,险是白冒了,因为他的声名、地位是得之于我的,而我们将永远不能把它传之后代!阿维诺尔城堡的堡名必将与我共存亡!”

她抚今思昔,愀然兴叹,怅望湖滨,忽然发现一群年纪参差的孩子在一起观看村里艺术家造的一条小船在湖中作它的处女航。船在孩子们的掌声与喝彩声中,顺着风势向前疾驶,看来风力可以把它送到对岸的。几个较大的小孩沿着湖滨,跑向对岸去迎接,在

湖缘的砂石上像小鹿一样争先恐后地赛起跑来。其余的认为这一行程似乎艰巨了些，继续就地观看这一美丽的小船从岸边一路前进。阿维诺尔夫人见到孩子们的嬉戏，勾起她自己无子苦痛的伤感。

“为什么这些碎嘴子中没有一个是我的！”她带着怀旧情怀中的悲凉语调说，“他们的父母难得有最粗糙的食物抚养他们，而我则有的是，我命定听不到孩子叫我一声‘妈’了！”

这种深埋在她心中的想望由痛苦转化成怨恨。女性对于子嗣的渴望，植根有多么深啊！她仿佛是一个命中注定无子的人一样，紧握双手，在极度绝望中，死劲地扭着自己的双手。这时候，一条属于猎狗种的大型猎鹿狗走近了她，注意她扭着的双手，舐了舐她的双手，把头挤进双手中去。他得了他所希望的抚摩，可是夫人凄凉的感触仍然不能排除。

“乌尔弗啊，”她说，似乎狗也体会了她的委屈，“你是一只高贵而漂亮的动物，但是，唉！我所渴望寄予的爱心和乐趣是属于较为高贵的性质，不是可以寄托于你的，虽然我也很喜欢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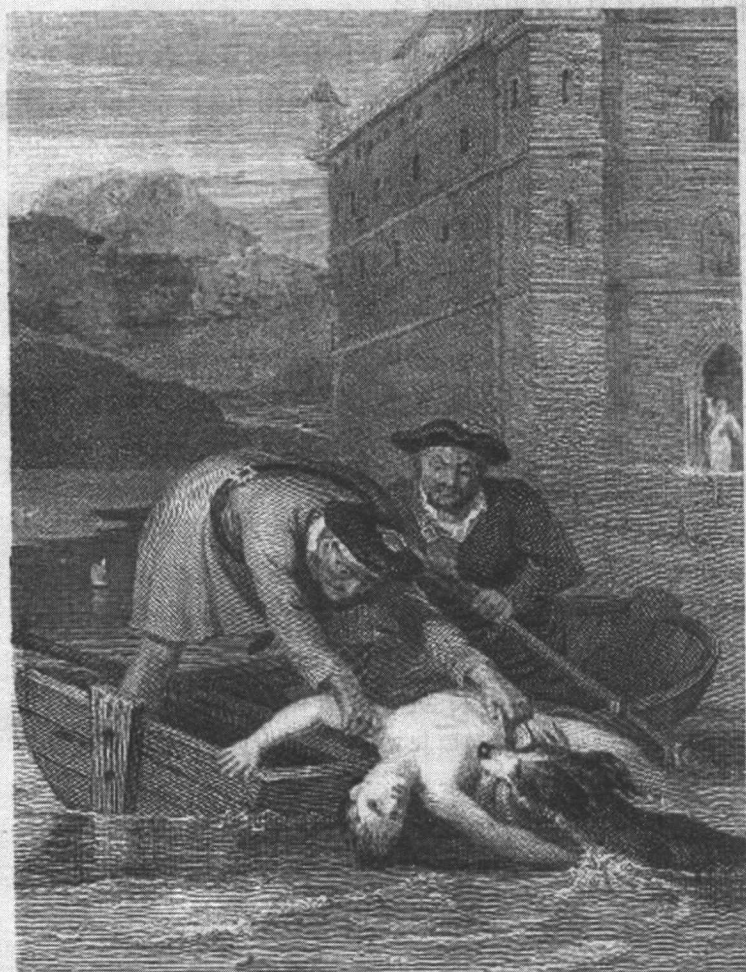
似乎是因为没有充分关照到乌尔弗而对他表示歉意吧，她抚摩着他那漂亮的头和顶毛，而乌尔弗瞧着她的双眼，似乎在问她要什么，可以做些什么来表示他的随顺。在这当儿，湖边欢乐的孩子们发出一声喊叫。夫人望着，知道出了什么事了，心中大为苦恼起来。

原来孩子们所喜爱的小船绊在一簇睡莲间了，是在离岸一箭之远的湖中一个浅滩上面。有一个大胆的小男孩，就是当初最先沿着湖边跑到对岸的那个，现在马上除下荷兰绒衬衣，跳入湖中，游向共同担心的东西。夫人的第一个反应是要呼救；但是她注意到孩子游得很大胆，有力气，而当她看到离出事地点稍远的一两个村民目击者似乎对孩子的情况没有什么不安的样子，她就以为孩子是熟悉水性的，不会有危险的事。但是，这孩子在游泳中，不知

到底是因为胸部碰着暗礁，或是突然的抽筋，或是对自己的体力估计过高，刚好在他把这小玩意儿从莲丛中解脱出来，把它置于航道，自己向岸边还没游过几码的路时，突然从水中冒出身子，大声喊叫，同时击打双掌，流露出惊慌痛苦之状。

阿维诺尔夫人猛地意识到情况危急，立刻招呼侍者备船。但这是需要时间的事。湖上允许使用的惟一船只是系在横切通道的第二道沟内，要几分钟时间才能解缆驶出应用。同时，阿维诺尔夫人看到可怜的孩子赖以挣扎起浮的力量已经渐渐衰微，除非有迅速、意想不到的救援，就要下沉了，心中着急起来。乌尔弗，如同一些大型的猎狗一样，是一条经过训练、熟悉水性的狗，已经注意到她所着急的目标，便丢开女主人，找到近旁可以安全下水的地方，一跃而下。像这些高贵的动物在同样的情况下所表现的奇妙天性一样，他朝准方向，游到他援助的地点，衔住孩子的贴身内衣，不但使孩子浮出水面，还把他拖向堤道。这时候，两个人已把船划出来，半路上狗也把孩子拖到了，他们就把孩子接上了船。他们虽划得不很起劲，但还是划到了靠近城堡门口的堤道上岸。这时夫人带着两个女仆人也赶到了，急切地等候给这个不幸的受难者以援助。

孩子被背到城堡里去，安放在床上，各种当时所知道的方法和亨利·沃登所授的医科技术都被用以促其苏醒。一些时间过去了，一切徒然，而阿维诺尔夫人看着孩子的毫无血色的面孔，关切之情不可言喻。孩子似乎十岁光景。他的衣着粗陋至极，但他的长而鬈曲的头发和他的一表高贵仪容不该伴有那样的穷相。苏格兰最骄傲的显贵，如果得把他称为子嗣，将格外感到自豪。在阿维诺尔夫人屏息以待地凝视着他那俊美而富有表情面孔的同时，气色逐渐回到了孩子的双颊上；中断的生机渐次恢复过来，孩子深深地嘘了一口气，睁开的双眼在他容颜上焕发出的效果有如阳光照射到自然界的景物上面一样，他把双臂伸向夫人，低声唤“妈妈”，这在



女性耳朵中是最为亲昵的称呼了。

“上帝啊，太太，”牧师说，“已经照你的愿望把孩子救活过来了；所以这必须由你来把他抚养起来，将来他才会庆幸不曾在天真烂漫的年华中死去。”

“这是我的责任啊。”夫人说，再一次把他拥抱起来，尽情地亲他，抚弄他，孩子在险境中给她的恐怖，和在意外获救中给她的喜悦，使她感受极大的震动。

“可你又不是我的妈啊，”孩子恢复了记忆之后这样说，努力从阿维诺尔夫人怀中挣脱出来，虽然软弱无力；“你不是我的妈呀，哎呀，我没有妈了——只是我梦见有个妈呀。”

“亲爱的，我可以为你解梦，”阿维诺尔夫人说，“我自己可以做你的妈。的确，上帝已经听见我的祈求，用奇妙的方式赐我一个使我的爱心有所归属的对象！”她边说边向沃登瞧。牧师似乎感觉她的情绪在这样的场合奔腾得过分热烈，踟蹰着不知应该怎样作答才好。这时候，大型的猎鹿狗乌尔弗，虽然一身湿漉漉的，也已经跟他的女主人来到屋子里，坐在病人的床边了！而且对一切方法用以救活他所救起的这个人都都已经冷眼旁观得一清二楚了，现在被冷落地撇在一边，不耐烦起来，开始低声哀鸣，用粗爪来抓夫人，讨她的趣。

“对，”她说，“好乌尔弗，我没有忘记你今天的功劳；你救起了这么一个美丽的生灵，使我更加想念你。”

但乌尔弗并不以女主人的垂青而感到满足；他一味地悲鸣，一味地讨女主人的怜惜，皮毛蓬松粗糙，都湿透了，他却往女主人身上滚爬，更加引起女主人的厌烦，女主人只好叫一个他所熟悉的仆人把他叫开。乌尔弗拒不听使唤，直到女主人怒声叱责，令他出去；这时候孩子在床上似睡非睡，似醒非醒，昏昏沉沉，乌尔弗朝着床上发出一声低沉而凶猛的长嗥，鼓鼻掀唇，露出一列雪白利牙，赛过一条真狼，之后，才凄凉地跟着仆人离开。

“奇怪，”夫人对沃登说，“这畜性不只对每个人脾气好，对孩子们特别感兴趣。为什么会对于他救起的那小孩感到苦恼呢？”

“狗嘛，”牧师答道，“他们的弱点太像人类的了，虽然他们的本能比起可怜的人类凡事都要自负的理性所犯的错误要少。我的好夫人，狗类并非没有嫉妒的情绪，他们常常表现出嫉妒，不只在主人给他们同类以优越待遇的时候，也在他们的竞争者是孩子的时候。你抚爱那个孩子很周到，很热烈，而狗就认为他自己是个失宠者了。”

“这是一种奇怪的天性，”夫人说，“而就你提到这方面时所具的严肃态度而言，我尊敬的朋友，我几乎可以说，你认为我的宠物乌尔弗的嫉妒不但是很有理由的，而且是正当的了。但也许你是说着玩吧！”

“我不轻易说笑，”牧师答道，“我们所得的生命不能像釜底荆棘，噼噼啪啪，在无聊的笑语声中消耗掉。如果你愿意的话，我希望你能从我的言语中吸取教训：我们情感中最美好的东西，一旦滥用，会使别人痛苦的。只有一件东西我们可以尽心尽意地在其中纵情奋发到最大限度。要牢牢记住，由这所激发的最高度热情不存在过当的问题——我指的是对造物主的爱。”

阿维诺尔夫人说：“我们必定也是从同一主宰得到命令要去爱我们的邻居了？”

“是的，夫人，”沃登说，“但我们对于上帝的爱是无限的，我们应当全心全意全力地爱他。圣训要我们爱邻居的爱，附带有明白的界限和条件——我们应当爱邻居像爱我们自己；大戒律也有解释说，你要人怎样看待你，你也要怎样看待人。这里有条界线，有个限度，只要你的条件是倾向于月下的和地上的对象，甚至是最值得你的宠爱的，也不例外。我们对待我们的邻居，不管他们是何地位等级，应给予跟他们地位等级相称的一份爱心，我们也可以因此合理地期待他们给我们相应的关切。因此，丈夫、妻子、男孩、女

孩、朋友、亲戚都不能合法地成为我们膜拜的偶像。天父上帝是忌邪的上帝，他不能容忍我们对他的造物给予那样极端的热爱，他要求把那样的热爱献给他自己。夫人，且听我说，甚至在我们天性中最美好、最洁净、最高贵的感情都有原罪的污点，这应当值得我们在发泄感情过当之前，予以三思。”

“这个我不明白，尊敬的先生，”夫人说，“我也没有猜想到我现在到底说了什么话，做了什么事，以至于引起你对我的一番训诫，倒有点斥责的意味。”

“夫人，”沃登说，“我祈求你的宽宥，如果我的劝告有什么越职的地方。但是，到底你对于那个可怜的孩子所做的神圣许诺是不是不但要做他的女保护人，而且也要做他的母亲，请你考虑你的心意是否迎合得上你的丈夫，尊贵的爵士的意愿。你把你的眷爱慷慨地给予这个不幸的，而且，我承认，是非常可爱的孩子身上，已经使你的家狗在行为上表现出像是责怪你的意思了，但愿你的丈夫不至于因此不悦。和牲畜一样，人们对于自己所喜欢的人所表现的爱心是带有嫉妒感的。”

“这我受不了，尊敬的先生。”阿维诺尔夫人说着，大为恼怒。“你是我们的老朋友，你的品行和职业理所当然地受到阿维诺尔爵士和我本人的敬重。可是，我倒要知道，我们什么时候曾经授权于你来干涉我们的家庭安排，或是把你当做我们彼此之间的行为的审判官？这个，我请求以后再借重吧。”

“夫人，”牧师以当时牧师们劝谏时所特有的大胆答道，“当我的规劝使你厌烦，当我的贡献不再为你和你的丈夫，尊贵的爵士所接受的时候，我知道我的上主不愿让我再在这里待下去了；我将祷告上帝给你们的家庭最好的祝福。之后，即使是严寒的深冬，又逢夜半，我仍愿意走向外边，向荒山野岭行进。孤单无助，比我在格伦蒂尔格山谷第一次遇见你的丈夫的时候更加无助。但是在我还在此滞留未走之时，我不愿意看到你偏离正路，不，不能有毫发的

